



毛慶生

教學是精彩的One Man Show

► 採訪·撰稿／蔣金 攝影／陳吉鵬

小 檔 案

系 所 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（所）

專 長 總體經濟學

教授科目 大學部及研究所總體經濟學

學 歷 國立政治大學財稅學系學士
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
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博士

經 歷 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經濟學家
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

榮譽紀事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教師（三度獲獎）
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（三度獲獎）



毛慶生說，「教書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，教學是生活，也是生命的一部分，」他認為心態最重要，上課前都在心裡準備好，對自己說：「I'm ready to go, the show is on!」

「在講臺上就像一個 one man show，讓學生走進你的世界，」講起站在臺上教課的感覺，毛慶生這麼說。他也有著讓學生進入他經濟世界的魔力，在臺大經濟系，只要講到總體經濟學這門課，同學自然就會想起毛慶生老師，他的名聲不只在系內流傳，每年也吸引眾多他校同學前來旁聽。

「我就是因為毛老師而想考臺大經濟研究所，他開啟了我的經濟大門，」目前就讀臺大經研所一年級的李孫廷說，毛慶生像是他的啟蒙老師，激發他對經濟學的熱情。經濟研究所一年級馮孟章也說，「我認為老毛是臺大這所如此重視研究的學校中，光是教學領域就令人欽佩萬分的老師。」

✦ 數字背後的故事——「經濟直觀」

而究竟這位同學口中的「老毛」老師，是如何讓學生如此著迷呢？

「從老毛身上，我認識到經濟學最有趣的地方，就是要會講故事，」講起毛慶生教學特點，政治雙修經濟系的吳松儒這麼說。



■毛慶生認為能夠講出經濟學背後的「故事」，才算是真正理解經濟學。（陳吉鵬／攝影）

別人用數學來理解經濟學，毛慶生卻教學生要用講故事的方式來理解。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小羅伯特·盧卡斯（Robert E. Lucas Jr.）有句經典名言——「數學不僅是經濟學的語言之一，而是經濟學的唯一語言」，經濟常需要用數學工具來分析，讓人產生「數學要好、經濟學才學得好」的刻板印象，但毛慶生上課時，卻常對同學說：「用數學來解釋經濟現象是最卑劣的方法。」

毛慶生說，他的意思並非指數學不重要，而是強調經濟背後的邏輯、概念才是重點，光會用數學推導經濟模型，卻無法用簡單的故事講解，非常可惜，即使是教授也會有這樣的問題。他進一步

說，要講出好故事，靠的是「經濟直觀」，所謂「直觀（intuition）」，就是以理性行為的觀點來推測人的行為，例如去想像一個人拿到消費券後會做什麼。他也說，要培養直觀，有賴對生活經驗、或某項議題的了解。

臺大經濟所二年級的曾沛恩也說，許多經濟的分析

結果都能藉由電腦軟體算出來，但毛慶生總對同學們說，電腦軟體不會有「直觀」，而是要「人」去理解其中的經濟意涵，才有意義。

強調邏輯思考、運用「直觀」的教學，毛慶生認為，也是在幫助經濟系同學建立優勢。經濟系畢業的學生常會困擾，自己「鼯鼠五技而窮」，學了一點會計、財經的知識，卻都不夠專業，進入業界競爭力不足。毛慶生則認為，專業雖然重要，但是受過紮實的經濟學邏輯思考訓練，講起話來就會「更有味道」、「邏輯分析能力、講道理和說故事的 quality（品質）會比常人好」，畢業後無論在哪個領域發展，都能有卓越的表現。

※二十二年醞釀 經濟學的故事書

過去毛慶生都用自己編寫的講義上課，今年不一樣的是，他出版了集二十二年心血撰寫的《總體經濟學：古典新論（一）》。毛慶生的總經筆記「講義」在市場上流通非常久，儘管沒有經過授權，全臺都有人在賣。毛慶生表示，但講義每年會有一些更改，今年終於完成了上冊，他也將把下冊寫完，推出更完整的「毛式教學法」。

毛慶生認為，新書算是一種「實驗」，當中運用很多白話的筆法，幾乎等於他上課時的語氣，將枯燥的經濟學內容變成一篇篇的故事。另外，他也嘗試將大學和研究所的內容都放入，讓同學自



■《總體經濟學：古典新論（一）》2014年5月出版，是毛老師二十多年來教學的心血結晶。（陳吉鵬／攝影）

由選讀篇章。

過去毛慶生都不會給學生解答，但因為有老師建議，書中有習題卻不給解答，是件不負責任的事，所以在書中給了六到七成的解答，但他強調，閱讀的重點不在答案本身，而是要將解答當成文章的「延伸閱讀」來融會貫通。

✧重學習不重分數

相較其他老師，毛慶生開授的總體經濟學較為困難。毛慶生是新興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者，他認為，古典學派的特點就是分析性強、需要同學不斷思考，會覺得難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他總是以最清楚、簡單的方式講解課程內容。

「我的考題真的很難，」毛慶生坦言，雖然每學期只有期中、期末考，但每到期中、期末考過後，總會有同學哭哭啼啼地抱怨老師出得太難，平時「聽課很開心、做題目卻不會」。他認為，這代表同學還不會運用概念，不是真的理解。此外，考試也並不是為了考倒同學，而是幫助同學學習。正因此，每到期末他都會針對考試結果調分，並做出高低分差距。

「過去我都給考古題，但我從來不給解答，我請同學在小組內自己解決，先思考過，再來問效果比較好，」毛慶生說，堅持不給解答，是因為他認為，怕同學會背答案，影響學習效果。他曾教過一位丹麥學生令他印象深刻，在考卷上完全沒有任何數學符號，而是用「文字故事」去回答，完全符合毛慶生對直觀邏輯的要求。

曾沛恩說，只要有同學發問，毛老師都樂意回答，讓同學不害怕問任何簡單的問題，老師若發現同學的問題太過簡單時，還會和全班再複習一次。但毛慶生感嘆，過去問問題的學生會和他稱兄道弟，「但可能因為年紀稍長了一些，臉也嚴肅一些，同學進辦公室看到我會有點不好意思，」他覺得和學生間還是存在著一些世代差距，許多經典老電影現在的同學也沒看過了，缺少了談天話題。

每學期，毛慶生總是拖到很晚才發還期中考卷，但那是因為毛慶生都是親手改考卷，整班超過一百五十人，每一張考卷，老師都會看哪裡錯、並畫上正確的圖形。「我覺得改考卷這也是和同學 exchange（交流）、溝通的機會，」毛慶生說，藉此機會才能確定學生是否真的理解學習內容。

✿ 教學舞臺彷彿 One Man Show

毛慶生上課時聲音宏亮、有大有小，聲調高低起伏，並帶有許多手勢，就像是一場效果十足的「個人秀」。經濟系系友蔡呈佑說，老師講課非常流暢，絕無冷場，魅力感染臺下觀眾，大家都變成他的死忠信徒，並且認同老師的觀點，產生一種「同仇敵愾」的氛圍。

同學認為，毛慶生用詞「很spicy（辛辣）」，上課會以直接的話語批評時事。此外，他也表現出對經濟學無比的熱愛，讓同學也愛上經濟學。李孫廷回憶，毛慶生有次上課時因生病不太舒服，但是教到喜愛的章節，又突然對同學說「我太喜歡這個部分，我的病好像都好了。」

「老實說，舞臺表演需要一點點的自戀



■毛慶生上課聲音和動作都十分具有舞臺「笑」果。（毛慶生／提供）

啦，「毛慶生靦腆地說，眼神中卻散發著自信。但他說，自戀並不是自大，他很重視和同學的討論，只要有同學指出錯誤都很願意更正。」

而手舞足蹈的演出，是他對經濟學的喜歡。「你真的喜歡的東西，會很想要傳達給學生」，講課加入抑揚頓挫及生動的動作，也能讓同學感覺三小時的課一下子就過去了，減輕學習負擔。毛慶生不諱言，自己說話的風格的確很「spicy（辛辣）」，但他表示，相較過去，「現在比較保守一點了。」

毛慶生也很重視上課的空間，平時一班最多一百九十个學生，但他回憶，曾經有一學期爆滿到三百多位，必須拿小禮堂當作教室，但他下學期馬上取消這樣的做法，「少了眼神交會、互動，太遠，[c01]都沒了。」

兼具理性與感性的經濟學

每到畢業季節，毛慶生都會給畢業生勉勵的話——

「以理性去理解世界，以感性去擁抱世界」。他說，經濟學就是在理性和感性之間求取平衡，因為經濟學表面看來



■毛慶生上課充滿自信，他表示需要一些自戀，和對經濟學的喜歡。（毛慶生／提供）



■總體經濟學課人數約130人到190人，學生常坐滿整間教室。（毛慶生／提供）

艱澀難懂，但討論的議題，卻都和社會息息相關，例如他常舉的消費券，就攸關民生議題。

正因經濟無法脫離社會議題，他認為關懷社會也非常重要。「這和我的求學生涯有關，」毛慶生回憶，就讀臺南市立第二中學時，曾居住天主教會提供的學生宿舍，雖然自己沒有信仰，但神父對他影響很深，每年帶領他與同學做山地服務，大學時，他也利用暑假到屏東霧台照顧偏鄉的孩子，教書後還會回去看看他們。毛慶生經常鼓勵導生，平時可以多參加服務活動，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。

教書至今二十二年，毛慶生始終保持教學熱情，他大方地說，「對我來說教書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，教學是生活，也是生命的一部分，」他認為心態最重要，上課前都在心裡準備好，對自己說：「I'm ready to go, the show is on!」，每一次的表演都絕對精彩滿點。